沈氏日旦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三年冬

定陽放生社說

夫傷生嗜殺非細故也皆起于貪貪其味而殺異類之羽毛鱗介貪其財貪其色而殺同類之人貪其國貪其天下而弒父與君罪分重輕心一而已故曰不貪為寶聖王在宥但嚴殺人之

條與篡弑之律而恣口腹戕物命者不載于刑書以故善知識吃緊提撕將果報罪福之說聳動愚俗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此也其實放生大旨不過全吾心之生機消吾心之殺機符帝德之好生而已四時以春爲首五德以仁爲首皆生生之謂也生機稿而不活生意死而不陽則乾坤毀矣儒家自親親而遞推之以及于民物二氏教忠教孝不殊于儒而戒殺放生

作初學入門指南猶如楞嚴一部經先從摩登伽女說起蓋食色二累與生俱來衆生墮落畢類只此之由然世間齋素人有幾種或囊澁不能備葷或胃弱不能受腴即不然欲延壽耶惜費耶祈來世福澤耶慮入畜生道耶真心持齋無所爲而爲者絕少予年十大猶未啖豕先慈憐予骨瘠苦勸勉遵從此三日不食肉即便思肉蓋習也非性也至于牛羊則永絕矣殺生一

節但戒毛羽未及鱗介此以大小起見亦障也
定陽放生社條　純陽祖師壬壇于棒誦機語
篤信佩服自古及今三教合者自　呂祖外無
聞焉予生平見解未破去道日遠總知殺業甚
重譬奪人財物者未損其肢體謀人妻妾者未
戕其性命毒痛猶可當也至于殺生則宛轉刀
鋸徘徊鼎鑊口不能訴哀鳴求脫欲避無門慘
不忍覩毒痛萬難受也區區老箸適口幾何我

之受享有限物之受苦無窮雖八珍在前慘不忍食此不忍覩不忍食之心何心哉好生之心也好我之生好物之生岐之則凡合之則聖腐儒尸談萬物一體其實漠不相關愚夫愚婦甚至有自已持齋而殺生以啖人者曰我未曾嘗寸臠也業有所歸果爾則啖人者愛之乎抑陷之乎反不如食熟肉而戒殺者慈心猶未失也社中諸士從大處參究則六祖之觝網與成湯

不異從小處塗飾則梁武之麵爲犧牲騶虞之不踐生草情徑庭矣吾願放生者行菩薩行繹裴休之言會龐居士之旨仰承　祖師悲憫拔救意先從貧民放起先從貧士放起先從奴婢放起先從本家骨肉放起而以其餘暇放魚鳥蝦蟮鱉螺等生可也放生者最上放于江海其次放于湖河最下放于池沼饞闍黎陰已盜噉何俟漁翁偷鬻哉西湖舊有放生池大不數畝

天暑水泛所放之生偃浮水面螺蚌殼積底數尺是因生非放生也更可笑者待社友齊集始放社有要人暑月遲至鱗羽等斃者已過半矣一切善事皆以智爲上首

壽何太僕六十序

辛未季夏之十四日吾友廖傳生馳札訂遊西湖以十里荷花相忻動予憚暑特遲其期詰旦謂予盖乘便而生與焉伊戚何天育先生盤桓

白岳黃山禮南海大士返因結夏湖山間更買舟載其眷屬以往夫鹿門龐公偕妻子隱與介推於陵不殊然皆長往不返者也天育暫憇焉耳亦須臾不離哉傳生曰先生歲辛酉入浙募兵爲五十初度今辛未則六十矣七月八日適懸弧辰也而皆于西湖作寓公其人不俗公不可無一言壽之予曰先生名噪予耳久矣未習其人當入浙時則予宰閩比天育司李襄陽時

以礦事觸璫爲職方募兵時復以廉直觸璫黨不第罹　詔獄且戍也迫覆盆獲伸已二毛矣坎壈仕路三十餘載無布衣一日之懽寻因思古今遭患害者皆熱腸人也賤而熱腸不過辭後怒罵聞者迂之貴而熱腸則舉一切萬不可爲之事悉以投遺而膚愚坐觀成敗又舉一切影響之浮議加焉使勞臣不得不受必剪所忌而後快故楊朱之蕲一毛非本體也旣悔且激

其所沚之岐正介于冷熱間者不然以定識定力単趨一路何岐而何沚之有先生得無蹈是乎浙中秀美之氣半洼于西湖先生向得其粗今得其精安知他日不得其更精者乎是以光塵混雜凡夫視之皆人而聖視之皆鹿豕也居山鹿豕漁樵者與朝亦鹿豕岳牧其他扇蔽元規相去幾何與蜉蝣曾無差別先生甲子一周于孔爲順于蘧爲化予願先生順夷險化恩怨

以冷眼消熱腸學滌園之逍遙即樂爲壽可乎
傳生日可

岳武穆文集序

宋鄂王父子冤斃當孝宗朝已建廟號忠武矣淳熙間更謚武穆何耶賢奸枘鑿功威既忌其生節全又忌其死也說者曰主所少者一去耳其去也當于相檜之時乎曰不然俟檜相而後去已晚矣當于康王嗣位之時夫鵬舉業已傳

通左氏有宋公子目夷成案在即微檜能竟其功哉宗李諸君子總伙梁公等倫依然匡復廬陵之陋見耳觀固有棄之而全者分羨之說是也沛公能康王不能以龍準天授之識力律庸愚之宋高以宗李所未醒之局面望王見幾遠引得乎哉書生叩馬但有見于檜而無見于高宗亦偏詞也毘陵張大王感憤時事蒐王表奏論記詩歌等彙帙以動武夫之不文者使知勤

學嗚呼今不乏讀書之秀而如王之忠義者幾祗以富貴起見即求一功名之士不得也即草莽中有眞正英雄誰從物色于科目外乎則忌才者不獨一擒賊然矣

周景虞詩序

沈子曰詩亡于周末以乏采風之使故自後方隅混一合聚京師分馳郡邑而詩復存矣迂儒狃孟說而以爲刪後無詩可笑也又附會聖人

擯吳楚不使列入國風尤非也泰伯之讓虞仲之逸延陵季子之賢孑亟稱不置何所不快而擯之況子游文學近在及門乎至于鬻熊左倚輩皆有聲春秋間離騷出自戰國惜仲尼不及見耳豈楚書則載之而楚詩顧擯之耶當時所目爲夷者蓋屬淮南淮北諸夷非吳楚也吳楚係先王建侯安得夷左傳狄人滅邢滅衛則中原亦頻受夷患未聞稱狄而即以邢衛當之者

先民甚二國僭王之罪故黜爲夷以彼其時諸姬不折入吳楚亦竟蚕食于夷其功應不以罪掩也況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非楚詩耶雅備之矣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作詩者非楚士耶二南具之矣國有賡而代有叶不相沿也必謂删後無詩則學詩者何以不宗三百而宗唐即宗三百而語語有似不優孟乎矧未必能乎且删之一字後儒所以加吾夫子者豈子自道語乎

昭代不以詩程士而詩脉不絕有匹休唐者湘潭周景虞少而負奇其制舉秇白眉群彥庚午六館選士六人以應　俞旨以復　祖制而景虞與焉景虞出其詩集示予曰秋坐曰長歌核長歌所自作歲在龍蛇尚非基宰得伸之會而謂文士能寸展乎然覘瀾氣豪筆端所至一往深情哭亦笑駡亦頌也至于秋坐多庚午被放後咏幽矣憤矣感矣傷矣物情交態畧嘗之矣

其景虞進道之一助乎士必得力于道而後獲藏身之所具識時之哲左徒洛陽輩能仕而不能隱能伸而不能屈能爲鳳而不能爲龍皆未聞道也而其文其詩則亘古莫及景虞得句類郊島郊島無牛鬼蛇神之習洵可與言詩者詰所以作詩之因與世大異世之作詩者木天貴人以之積課簿書外吏以之免俗山人墨客以之糊戶自未有取適性情者也拾人唾餘又皆半

途關入自未有英年逢掖習者父兄苦戶禁以爲妨舉業焉果爾則蒙童句讀時已爲關雎葛覃所妨又安能詩魁多士哉予年十八能古文詞二十二能詩亦勉奉先嚴意不敢旁及而景虞何厚幸也迺景虞更有幸者張說遊楚後詩益悽惋頗得江山之助況生楚長楚者乎周以前詩權上操不得太史采風則詩不傳世三代以後詩有厲禁甚至詔獄只今六合爲家無待

于采　聖明在宥誰爲禁之我輩遭際超軼古人遠矣他日景廣借科名以扶詩教不慧老眼猶及見之所深願焉

樊氏新秋序

予嘗序列先輩四大家推王錢唐歸而瞿薛稍遜焉其神其脉其法一氣呵成與聖賢言旨如耳孫之肖鼻祖不啻優孟叔傲比也後之以元名世者神宗然矣僅脉法傳耳至戊戌而脉法

亂甲辰而脉法斬乎生也晩然舉業不敢不宗先輩而鼓瑟齊門好竽者棄矣旣而務其爲時祧者爲古文辭爲韻語世不乏知之者豫章樊元聲何所觸而以舉業請也且出其子弟侄恣祧而乞爲玄晏也乎吐苴此道久儕近科榜首姓名若桃源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雖然有說焉試以兵喻步伐不愆刀斗必擊非太公穰且之法脉乎而霍去病李光弼輩不用也亦以取

勝爲漢唐元勳顧他人之法脉可以不遵而自已之心精願力不可以不透不可以不堅近時得儁之士皆霍李韋也而爲廣爲巡者亦復不少彼豈泥古兵法哉則命也予乙巳遊成均大宗伯李湘洲先生適爲司業奇予文而疑其法詰之予曰法不同矣有先正典刑爲法有時文蹊徑爲法有隨題立法有自我立法師所法何法乎先生默不答亟稱鄧定宇馮開之不置蓋

鄧馮由四大家機局打出先生亦得力此者徵以針㝵㝵不及親炙鄧矣翌日手開之先生評㝵諸秩以進湘洲師嘆賞久之蓋元脉至吳無障許子遜另闢堂奥如變窒瑞麥奇而歸正一切宗先輩者所不解也惟馮先生解之至子遜孟秩則馮以爲太弱竟不知子遜靈心妙手全在此篇併馮先生亦不解矣甚哉此道之難作者不易知者更不易也樊氏諸友各禀慧性鴻

才嘗吾世而晷其取法先程卽予亦自笑其迂甚然而樊氏之心精願力卽樊氏之法脉也盍柔其氣以入之虛其衷以俟之爲四大家作中興爲吳許作鼎足爲鄧馮作長庚區區一第特朝花夜錦哉元聲伯兄爲容庵先生令杭有惠政迺浙有賢聲値逆璫建祠時拂衣竟歸其眞實心爲東南第一流人物詩可追唐輿予善故併及之亦以見淵源之有自也據元聲自題曰

樊氏新秘夫新新未易當也日月所以不敢厭者
光景常新也學究家纔落筆而已陳矣豬人驚
人急須自出機局以入于神也可
宋儒言過其實一味誇詡藝祖之號創業高宗
之號中興張魏公之號恢復程顥之號得道統
皆冒濫也後世脩史者所當華除者也
堯舜有謚巢父并無姓名然並傳不朽其實巢
父亦多此洗耳一事人以爲高我以爲隘也仲

尼耳順安用洗爲只一洗耳便落賢智窠臼不若聖人之大且忘也即嚴子陵亦故作𡽸崎骯髒之態祇因胷中有箇故人塊壘未曾打下然𨚫被光武窺破大率真主之眼曠而儒生之局酸相去懸矣處君相間能調適者惟東方曼倩李長源乎此謂善養浩然之氣

凡用人者局外人佯作憐才之語局内人慣出求備之言猶入市鬻物者嘖嘖稱賞必非售主

貪心欲售者賤駁未幾捐貲攫取去矣

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可見古人日用不廢歌也又曰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孟氏以謳歌與朝覲訟獄並舉而對言之周燕嘉賓則歌鹿鳴至于君臣相樂輒彼此起舞賡歌其後鄉飲酒禮亦不廢歌則歌豈褻務哉自此道寄諸伶優士林遂目爲賤役而噤不出口所以養情性者闕矣

先臣于謙當木土之變先馳告四方毋得入援一則使京師人心絕望于犄角者則其氣自奮一則使覬覦而藉口于勤王者邪心默消眞高識也若施之今日只此便開罪端嗟夫六朝桓溫劉裕輩皆借此名色起事者也可爲寒心

舉子登科自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其定候也踰四十而發者霜後之芙蓉纔十八九而發者臘前之桃李雖閒有之然不可以爲常總之太

弱太髦皆非及時雨也
時流演傳奇者以袁崇煥作正生以魏崔作丑及崇煥引虜入犯破碟時流復欲改去袁賊而另用一夫其實袁與魏不甚相遠事已定于蓋棺惜始時操筆之人以犧繡起見識不定耳已
已十一月予閱邊警犯　闕偷雍丞韓孟郁來相訪予大聲曰袁崇煥反矣察韓色微變至十一月袁叛跡漸著衆服予之先見且叩予何自

遂知其反已曰此情憤悱久矣恐駭俗不敢言
耳仲尼纔誅少正卯即墮三都崇煥擅殺毛文
龍已半載杳無一毫舉動非反而何後覩 欽
旨果云斬帥以踐奴約亦可覘已之憶中矣
岑參秋夕幽興詩獻兵部李侍郎云年紀蹉跎
四十強自憐頭白始爲郎盖傷已之老也錢起
送裴頔侍御使蜀詩云柱史纔年四十強鬚髯
玄髮美清揚盖羨其少也等四十耳而老少懸

殊低昂自尸眞所謂文人之筆也

古人爲養親祭祖方從事釣弋非好殺生命也然古人所居之鄉或未必近市即近市矣而市中或未必有魚肉可鬻則釣弋豈得已哉今人近市而不屑鬻已殺之物必烹鮮擊肥而後快又不用之養與祭也但恣口腹供燕會而已豈惟三寶罪人以仁術論于遠庖厨之意何居

古人不輕載人姓名如杜少陵之朱山人乃錦

里往還者也李青蓮之范野人乃魯城北往還者也豈靳許可哉或未足當許可耳何戡汪綸特歌者釀者輒著姓名盖世閒惟何汪流輩不必盖棺而論始定也

戴淵仕至征西將軍盖陸機薦之也淵始爲刼賊掠機輜重機于船屋上望見淵神姿殊異且指麾左右皆有法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刼耶淵泣投劍歸之遂與定交予嘗謂盜賊

中有人覩于戴征西其榜樣哉假令機名雖盛
而力不能汲引淵必不歸也文法掣肘論議牽
制而不行其言機必不薦也古人立賢無方獨
一成湯乎哉
賜扶蘇死廼高斯阿二世意矯詔殺之非始皇
治命也唐陶翰有詩傷之題云經殺子谷夫漢
武帝惑江充譖寔殺戾太子其後也悔建思子
臺若始皇則何嘗誅扶蘇哉而谷以殺子名垂

之千古亦宛甚矣是胡亥之罪也當易名弑兄谷乃當

古人贈詩或稱其爵或稱其字與名或稱其姓與行自未有輕易稱先生者惟李頎謁張果老詩則稱先生耳何至今日而先生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也冒濫極矣

李泌少負仙骨身輕學辟穀後爲宰相以鄴侯終識者惜之予曰不然所謂神仙者其功行圭

于救世度人非效熊經鳥伸自逍遥已也泌處
肅代德間調劑寔多救度甚普可謂擅仙才矣
雖非飛天仙亦行地仙也古之王喬許遜葛稚
州尚欲就茂宰造𦒿以速登仙籙泌作白衣山
人勝黃冠百倍即此便是仙課而凡俗之見猶
視泌爲富貴中人何所見之淺

乙巳丙午間予在成均社友黃大年洸千秋對
予言秀才處館最損陰德以故館盛者大約不

發吾雖處館然未嘗悞人家子弟竭盡其心至
于受教與否則聽之而已豈有如是立心而終
困者哉兩友之言不謀而合竟俱成進士予是
其說而廣之師弟者朋友之最切者也微特不
負友顯時豈負君豈負民哉總此真實心耳素
餐于絳帳而虛糜束脩之先生即他日貪位持
祿罔䘏君民之具臣也豈有前後兩截人哉予
兩歲館于徐氏脩金半載當得四十兩其徙

紈褲不率教予僅處兩月卽辭去束脩分毫不受主人跪泣不轉念也書此以箴天下之處館者

馮唐言文帝雖有頗牧不能用也帝謂唐辱巳竟不知唐蓋自况也唐不大用安所覘其韜畧甚矣文帝之喜庸愚擯倜儻也于賈誼旣輕其少于馮唐又棄其老予嘗謂其似宦料而乏主術然耶否耶

犬食葷豕食素雞食葷鵝食素然犬司守雞司晨各不溺職安見齋素者必愈于茹葷者乎故比丘飲酒食肉罪小可原庶民心毒而口齋不可近也不可信也

相如作長門賦陳后還宮直奚啻千金哉休文爲謝譔作書贈公王帝矜憐之王遂不他適譔得遷官孝標因任昉事作廣絕交論傳世而倒溉遂不比于人數非文詞遽足動人而名士之

筆更自不同也

韓信爲王孫而子房五世相韓又欲爲韓報仇者何不薦諸沛公顧伏蕭何耶蓋恐動龍準之疑而避嫌耳然則曷爲遂不輔信蓋明知其爲將帥材絕無覇氣而況帝王乎蒯通則多此一番說舌矣

楚歌散兵不止于智亦仁也垓下之圍漢以全力戲項雖有子弟八千直几上肉耳歌以散之

陰隲無量鴻門赴宴倖脫于陰終危道也亞夫方用事脩陳平項莊之計不入則如之何吾爲畫萬全之策先畢辭厚幣以謝之出其不備還軍灞上以待命可也更不須張良往恐誅之則失一謀臣更急選美女幾人侑白璧等物亦可也幸而免全皆天也未可因無恙而概歸功于張良也

郊風云七月烹葵史稱公儀休拔園葵則葵可

食矣然今將絕無食葵者竊不解其何故予摘而試之味頗淸甘但恐此端一開未必能自衛其足也

皖城僧海覺爲予言有大法師北山過金陵一切酒肉和尚見之悲泣可見眞心發見雖漸滅垂盡本來原自具足也予因追感先朝士大夫有見于忠肅王文成而澘泣者乎當無徐有貞李士實等汙青史矣

遇禍患而令人動憐憫心者善良也令人出暢快語者奸邪也此正是直道處脩身者平時自當熟思

嚴武之名得以不朽者杜甫力也汪淪何戡之名徽托于顯而傳嚴與杜則尊托于卑而傳其附驥尾一也

菊有種于盆以供玩者大比芙蓉高可三四尺許藝之最難有野植之而入茗甌者俗所謂茶

菊也古人採菊東籬下又云餐秋菊之落英卽此物也茶菊久而不採則瓣亦漸落何必黃州始有落英乎

橋梓比父子此以俯仰起見者也至于椿比父萱比母則殊無所本若本南華大椿之說于以祝父壽似矣萱則朝榮夕悴冬月萎矣何薄于母而祝其不壽耶若本毛詩萱草樹背之說與母氏之忘憂似矣椿則塊然漠然無知識矣何

薄于父而聽其不樂不憂耶予以臆解之椿萱花皆可食也人子叨養于父母猶椿萱焉他樹非不有葉他卉非不有花可食者絕少意古人取義在是乎此亦曲說聊以待後人酌之

仙凡境隔而機神不隔俗腸謂光塵中必無仙也豪傑在前猶覿面失交臂失而況仙乎禪門之有羅漢猶儒門之有高隱只了得自己事竟不知度人一節正自度中分量也仙已出世而

猶入世更進一步矣

閩中蘇紫溪先生名濬督學兩浙最稱得士當時頗滋浮議迄今四十餘年矣家貧如洗此其鄉人之言也豫章鄒南皐先生名元標海內望如泰山北斗為道學主盟歿未幾年巨寇刼其貲去以二千金計此亦其鄉人之言也日久論定存此說以為案據

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夫曰不脫冕則仲尼此

時助祭方歸其少俟之肉未必不至魯未嘗生禮也然失此機會去國無名所謂微罪行此也孔子苦心處非孟子誰能闡出俗儒真以為肉不至迂矣魯之臣隣不止孔子一人其致胙係有司職掌歲有定規不必請命于魯公魯公必無削去群胙之理亦必無諸大夫家皆致胙而獨革除孔子之理其意只欲使人識其躁譏其懟為君相分過而掩其受女樂之跡也

士爲知己者死此豪傑之氣也有所激也人知人不知皆囂囂此狂者之簡也忽俗故也人不知而不慍此聖人之學也有定識以持之所謂恕也

士大夫以文集相贈舉子以制秇相贈者答刺云謝教自萬曆末年猶沿此例今亡之矣夫人凡事依例何獨此事破例總是厭看書耳

宋徽宗約金攻遼乃大失策處頻遣馬政如金

求五代時僭入之地畢詞諂說竟不如願何其奴也譬人家敗子自已田廬不能守反大言恢復祖業圖謀他人久據之產因而構訟破家何以異是

相如臨終留所奏于家以俟武帝索取因獻之蓋徼諫止其封禪也唐竇庠詩漢家若欲論封禪須及相如未病時宋林逋詩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惜哉唐宋人淺劣不能理

會漢人旨也後世趙君過者似駡詈矣豈知巽之義乎

狄仁傑遭貶路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令霍獻可迫出境仁傑憾之及爲相思欲中傷則天命擇御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則天復問之倉卒莫措遂以獻可對狄見霍曰初恨公今郤薦公皆命也說者因信狄言而歸諸命予曰非也狄負相才曌又英譎况御史中丞鉅任也

何事而敢怨忘耶獻可有小人之機智曩時不稍假借于逐臣者今日必死心聽命于國老而甘爲之用此梁公用人之術巧于使貪使詐而援命自托者也此段苦心卽武曌亦在籠絡中矣

古人于祭祀必先卜吉以故曆書有宜祭祀不宜祭祀之說盖所謂不宜者想于鬼神或有所礙而未必來享于祭主或有所礙而未必受福

故耳今按期舉之二至四孟生忌死忌春丁秋丁不爽晷刻則曆文不贅已乎夫祭義屬幽當于夜間陳設庶陰氣感通若巳午未時則更不相宜祖考能降臨乎月令獻肝獻肺獻心各依序無紊可見古人于祭祀一節備極誠敬不若今人之苟且也

離魂之說荒唐寔甚不然何以雜劇小說等離魂者並屬婦人更無一箇男子也盖男子離魂

絕無意味故操觚家必不使其離也

卜琊郭璞各精術數彼此知其不令終琊勸璞勿爲公吏又自謂爲卿相當受禍然不能割捨此一官竟隕厥軀可咎命哉夫安知管幼安輩非有托而逃羞稱厭勝者哉德挽命道超術數非虛謗也必謂定業難逭則道德無權位育之說誣矣豈通論哉

唐宋時用人丞薄尉悉科目出身故前途寬而

民有所恃賴守令俸足以養廉故清議嚴而官不至于貪黷迺今日事勢既殊持論當恕若以簠簋之飭責貲郎是逼負人財者可以不償以苦節責科目是眷屬之累不獨釋門當袪辟穀之方煉丹之術又不獨玄門當講求也儒流尤亟矣

評史立論者往往以君子不勝小人爲恨夫世所謂君子者皆腐儒非眞君子也世所謂小人

者皆鄙夫非眞小人也眞君子眞小人鍾間氣以出譚何容易其貞勝處總以主心爲準主聖則腐儒不勞餘力亦能鋤眞小人主昏則鄙夫不用辣手亦能困眞君子猶陰陽消長不能違寒暑之時是以四時之氣莫濁于夏能令人不衣冠能令人汗出廢櫛能令蛇蝎橫行能令蚊蝿滿目盈耳纔值金毋持權而百昌遂萬寶成矣至于冬則凡虫盡蟄幾見主聖時平而宵小

竊發者甚惟世危亂而賢者不隱輕則眨逐重則誅夷皆所自取故曰識時務者呼爲俊傑假令女樂受而仲尼不去則孔之爲孔未可知也孔爲三家藏拙爲魯君蓋愆此段公案一出走而氷釋故曰聖人無死地也然世之鴻冥鳳擧者絕少彼君子其貌小人其衷腐儒其名鄙夫其實者又何多也以故有識者覩史毋厭薄此輩一開卷而眉幾蹙也

開邊釁莫如納降須審將察勢度德量力而始無後悔或利得其人如李光弼渾瑊等是也或利得其地如唐維州宋平州是也若無所利反授虜以興師之名或勢力不能制虜而嘗試行之祗滋殆耳唐失策處在執送悉怛謀還吐蕃戮諸境上宋失策處在殺張瑴以畀金人使降將及常勝軍皆解體初何所見而受其降末何所見而棄之以寒內附者心且助敵焰耶後世

秉國者于此稔當留意

安貧二字惟顏回克當之原憲則尚有說凡人出其伎倆足以阜財運其緒餘足以潤屋却耻之而不屑為故云安貧耳若才智迥出人下而奇窮自甘是坐困非安貧也是守拙非安命也不然王章之泣牛衣與陶潛之罄瓶粟是同是異

唐樂工雷海靑支解于凝碧池忠烈著矣宋石

工安民泣求免鐫姓名于碑末清議凛矣何必讀書然後能砥節耶蓋礪節者大率皆讀書人也

楚人袁宏道品茶云龍井未免草氣虎丘豆花氣羅岕金石氣越人陶望齡嘗之云未解烹煎强品題夫龍井虎丘其所出真若不過數兩耳以之供士豪索取猶不足即獻于大尹者未必果真况能他及哉然謂草氣豆花氣則其最惡

者袁爲所侮未可知也雖介優劣殊懸最上氣似夏蘭安得埒金石耶譬人芧蘿村未見西子而但笑彼婦之醜且蠢也恐爲范少伯所笑

國家大事迥出尋常者士大夫見識未定閱歷又少切莫輕易開口後悔無及逆賊袁崇煥叛跡昭昭止于磔而不族猶 主恩也乃有昏庸縉紳爲之抱不平者一則曰袁自如牢而不名一則曰袁督師爵而不名其故何也未必黨其

邪祗因初殺毛文龍時衆口附和視爲奇舉以故後來十分回護耳言不可不慎也奈旁觀者腹誹何

不才不肖不敏不穀皆謙詞也惟以不佞作謙詞則未嘗蓋才肖敏穀率皆美稱佞則取辯于口殊無情實故仁而不佞夫子方以是取雍即謂不佞爲謗詞亦可

開元天寶間有巨富人名王元寶其誇示玄宗

云臣請以絹繫樹山樹有盡臣絹無窮故後世
指大錠白金呼為元寶
唐太宗將致櫻桃于酅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
虞世南引梁武帝遺齊巴陵王故事表之稱謂
曰餉宋富弼使契丹爭獻納二字皆未妥胡不
以餉之一字加也
韓愈及第十餘年名滿天下而御史帬乾度不
知愈爲何許人牛僧孺係制科之首為乾度闢

吏銓謁時問何色出身其昏如是蓋富貴文章截然兩途猶囘囘國人不知高麗俗尚士宜也漫語之猶如說夢以故不慧授官之初疏陂舊名不幸風聞人耳仍有知之者

宋儒只好做得孟氏之徒做不得孔氏之徒何也學術雖端而言浮于行且權輿時二字蒸如也魯用孔子不終而衰齊久用孟子而無寸裨宋廣用諸儒而禍更烈豈偶然哉俎豆宮墻者

孟嘗衡其位次宋儒嘗覈其實事然此亦非常之原矣予意自仲尼外皆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分布廊廡三代以後忠孝之氣伸而尚口之徒詘豈不大快矣乎

井水不生蟲而雨水生蟲此鹹淡之別也然海中水族千變萬化不可紀極此義何居儒者動輒曰格物曾格及此否

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者代不乏人不獨

一仲淹已也仲淹幸遂其願故傳耳不然仲淹窮約終身抱此此虛願共目爲迂濶矣世間非正陰陽無単行孤立之理有負國負民之鼎鉉即有憂國憂民之庶僚之寒士分數相等後人看吾立論至此須大開眼孔勿小覷麃褎也

止謗莫如無辯非不辯也有所以辯者不在口舌間辯也如人謗我貪黷則躬行廉以破之謗我殘忍則躬行慈以破之謗我邪婬則躬行摯

以破之無稽之言不辯而自息矣

寇準不知丁謂胡安國司馬光不知秦檜非臭味之投乃好諛也謂與檜皆與人偏不似范文正而獨得宰嚭衣鉢何難玩弄此腐儒耶

流離鳥也幼好長醜國風瑣兮尾兮流離之子蓋自傷後不如先也註尚未妥

寒號蟲者惰鳥也冬月毛落凍號夜達旦稍煖輒鳴曰得過且過鳳凰不如我此物中最知足

者人情得朧望蜀了無厭厭之期東漢王章所
以貽笑于妻而自隕厥命也方涕泣牛衣將何
異毛落夜號之鳥而苦不知足翻出鳥下吾願
世人不但師蟻師馬卽鳥亦可師也
自遼左失事以來邊臣受禍者無筭萬曆丙午
丁未間熊廷弼按遼抱曲突徙薪之憂料建夷
之必叛刻有成書遍貽　朝貴比戊午總兵張
承胤迎戰全軍覆沒實巡撫李維翰致之其將

承亂自他塞來喘息未定維翰驟以紅旗促戰張武臣爲文臣積威所刼勉强攖鋒特以官起見亦不料喪身辱國至此極也于是 朝議洶洶服廷弼先見起劉鋌于田間擢杜松于廢弁以爲大將助廷弼出塞鋌世帥著聲松忠勇躁率人也舊爲廷弼所彈家食巳有年矣熊杜在文武中各負氣不下况夙隙未消一旦强之共事此法當失予荷計偕入燕詣臺臣唐世濟問

故唐曰近日　朝議正躇躕此欲改用楊鎬習
熊廷弼別用寻察其意蓋全為杜松地也夫鎬
之悞國人盡知之而　朝紳不知當關白蔣鎬
為經畧王京城一戰將崩實所謂浙蜀將士先
登四方兵雲擁而上白幾成擒矣鎬迫急嗚金
班師自幸免全蓋鎬與白素有連也未幾白死
故鎬通倭之跡不著是豈可復用于遼左乎則
謀邊之第一錯也鎬既受事與二帥漠不相關

依然行賂虜故套冐虛餉以充賂費據敗軍回籍相傳輦百萬金求緩師而奴酋答參貂等物縫貯皮囊者以四十計二帥不知也徑自進兵鋌與鎬約吾銃聲三響則勢發矣可速來援豈料銃四響而鎬救不至併義兒劉昭孫萬人敵也亦殉鋌而膏虜鏑乎松原使氣輕生夜渡渾河已大醉矣士卒死者無算黎明遇敵酩酊未醒不足供奴酋一蹀蓋二帥之兵當相爲犄

角之勢而不暫離本隊之軍又當用伏用襲用繞用突用躡分爲四五枝而不聚于一今宜合者分之宜分者合之不敗何待祇因鎬不主持聯絡其間故至此則誤遼之第二錯也楊鎬貴國始用廷弼守遼兩載奴酋不敢以一矢相加遼外不賂虜內不賂權要權要咸切齒焉彈章蝟起遼科臣朱童蒙按視朱有良心回奏廷弼之功與遼山遼水而俱永矣復遣科臣姚宗文

按視宗文索賂之念奪佔之念並橫據于留中

熊素負氣况從言官起家作意藐之而宗文歸

造言中傷耳食者遂淆

朝矣遂經屢挫之後

開原鐵嶺瀋陽相繼淪陷岌岌乎有剝膚之慮

朝野日夜引領望廷弼速至可恃無恐屆指計

期俔至而輿情踴躍喜溢眉端于是

俞旨命

九卿郊餞

陛賜酒及蟒玉尚方等廷弼初出

關兵餉應時給發日久情怠不惟忽廷弼併忽

奴酋矣。不惟思得廷弼之賄。且倖奴酋之來矣。則謀遼之第三錯也。廷弼彈去。以袁應泰代作經畧。昏昏如木偶人。不一月而遼陽城陷。應泰自縊。累年所積粟米銀錢兵器火藥之類。悉以予敵。富民私蓄商賈貨物無筭。擄掠子女。虜劉老稚亦無筭。奴酋慾滿志驕。登堂而嘆曰。使熊老尚在。吾安能到此乎。此逃回軍民語也。則謀邊之第四錯也。遼城失而金復海蓋四州併失。

總兵賀世賢陣亡其將畧雖遜劉鋌要亦堪用之才廷弼素所倚者而流言世賢降虜比諸李永芳遷怒一至此哉全遼十去七八國帑民命盡付烏有而始將遯熊爲袁之人畧不追論可笑亦可謝也使廷弼稍有知識深藏不出則干戢下惜之慕之有餘思矣道路訛言廷弼已祝髮爲僧逃之嵩山曾不意其復出爲經畧竟授首此輩也是時朝野洶洶望廷弼之至與楊

鎬喪敗時畧同及廷弼至而安置右屯兵餉仍不湊手所欲用之人所行之事齟齬視昔有加更可異者王化貞以六七年之科甲鑽謀開府駐師廣寧王才庸心險大言主戰熊性躁語直一意主守經撫二臣相爲水火　朝議爭左袒化貞廷弼怒不能平刋刻成書條陳邊事始末利病遍送大僚臺省而竟無一參一貂一帕金侑緘業已犯衆怒矣化貞又從而下石終日說

戰、何嘗出一師也。反嘵嘵曰：吾欲戰而經臣泥之耳。倘經臣悟此局也，何不下一轉語曰：戰是亦一說。任撫臣專爲之。如是則化貞技窮矣。而熊能乎哉。夫一琴二鼓、十羊九牧，古人所嘆。今經撫情形迥爾，反似奴酋揖金行間者，安能底績，則謀邊之第五錯也。未幾廣寧潰矣，王化貞開獄放囚、開城放民，併十萬師倒戈走矣。本兵張鶴鳴先期促熊廷弼離右屯助戰，熊率所部

五千人遇化貞于途騎白馬着藍紬衣隻身南奔矣叩其所以、絕無一虜到廣寧城下而草木皆兵、風影皆敵、無端棄城、深可怪異始信曩時主戰、特欺 朝廷欺天下耳爲經畧者即應以所賜尚方劍梟化貞首懸示逃兵下令曰三日内能復歸戎伍者悉免究、隨遣部下參遊等固守山海關以絕逃兵歸路、而身至廣寧整頓料理、則壁壘旌旗肅然一變、不惟報 國之忠、亦

保身之哲也而廷弼反以所率五千兵護送逃撫南奔反馳至山海關放逃兵魚貫而進豈經略之體人臣之義乎推廷弼隱衷不過謂目前是非不明功罪不核吾亦從衆浮沉衆或我容耳竟不知廷弼爲萬耳目所注射仇對環峙以伺其隙他人之是非功罪可糊塗了事而熊之一舉一動必直窮到底當年王守之是保障遼陽兩年之功一筆勾銷而後來放兵進關脫身

離右屯之非之罪。不纖毫貸也。錄前功以贖後罪。允宜免死謫戍。情法庶幾兩平。今王化貞尚在獄。而熊廷弼于乙丑八月廿五日已伏誅。罪均罰異。何以服天下之心。其寬化貞而劍矜疑之案者。墨冢宰周應秋之故。其速殺廷弼以剪所忌。不稍姑待者。魏侄諸逆臣叵測之念也。則謀邊之第六錯也。

遼陽失而設立巡撫如故。畢自肅、王應豸纍纍

也遼陽失而設立經畧如故王在晉孫承宗若
若也袁崇煥仗奴酋作催官星纔五六年甲科
起家邑令驟躋開府不一二載經畧矣賜蟒玉
尚方矣黑虎跳陡見于吾黨飛過海倏出于斯
文便令胥史讓巧刀筆遜捷何物幺魔公然橫
行于白晝之下而始時■袁之人畧不追論猶
謂國有法乎則謀邊之第七錯也。

袁賊既磔昔時父子兄弟夫婦死于虜者爭齧

其肉啖之頭刻立盡非　聖天子獨斷則事未可知也從古及今未有將相不協力臣庶不協心而　至尊自扞牧圉腥羶望風去者非　高皇帝之靈不及此二百餘年養士之報安在其時有滿桂者降夷也忠勇絕倫爲總兵官與崇煥相水火崇煥旣導虜入犯以要挾　至尊聞　輦轂被圍　內召孔棘而徐徐其來遲遲其行駐師帝公寺奴酋兵馬過寺曾不以一矢

相加遺猶曰怯也迺何以奴師遇袁旅、亦嘻嘻
勿鬪耶、又何以反運根齋送奴耶、滿桂直發其
姦于 上前崇煥恨極、以巨銃數十擊滿軍、全
師立刻虀粉、而滿之精銳萬餘盡矣袁賊心懷
叵測、欲爲所欲爲、而佯以議欵之說自寬厥辜
但服上刑、免其赤族、猶 仁主浩蕩之恩也毛
文龍庸夫耳有牽制之名、絕無實用不過盜邊
地參貂以媚朝貴、而享此高爵厚祿、負此重名

其所糜之餉亞于文臣其所獻之俘非陣上擒獲者亦如盜參貂法誘刼遼之樵漁婦稚零星積聚膳養于皮島而合併數十衆以檻送　京師者此局得罪于冥司不得罪于　國憲當遭陰譴不當遭陽網也祟煥曷爲擅殺之哉彼亦一尚方此亦一尚方彼亦一蟒玉此亦一蟒玉以亂賊殺庸帥置維辟于何地豈人臣當作威如是哉先除毛後除滿毒心辣手意欲何爲試

一敗于楊鎬再敗于王化貞三敗于袁崇煥國則亡天下將手

對鏡照之、有劉豫之才之福否、值張邦昌劉豫之時否、磔不足償其罪也、百萬生靈何辜而罹此劫耶、其事已往、不足辱吾筆、而近時愚紳有爲崇煥抱不平者、祇因殺毛帥後語言不慎作此回護、予恐後世無徵、野史亂出、特紀之

此後遼事不必說、不忍說、但得如　先朝失交阯而雲南無恙、則臣子之至願也、噫、

擒獲奸細、逆璫魏忠賢曾借此名色錫券封公

侯伯矣據遼人被虜逃歸者云奴酋大笑中國此舉自矜甲兵所至無城不克無邑不下何藉奸細爲即南中情形未悉自有北降者以陰事告也嗟乎遼陽淪陷以俁收降夷爲內應故其巋亦不在奸細即有之亦當審問的實察其端委則敵人欲窺我之情而敵情反爲我窺亦未可知柰何亟亟磔之不俟終日哉

天下官評操于司理惟燕都官評操于長班暨

都官評操于馬上因二京官多又有貴臣重臣司理又係乙榜甲秩不敢操權遂陵夷旁落至此耳更可駭者福建官評操于馬夫上下司各用馬夫一人彼此密報陰事歲給工食銀柒兩貳錢因是地方土豪學霸訟師衙蠹官幹窩家各以酒食餽銀交結馬夫中傷有司之清執者而自爾據此遂云風聞矣以故擻座師吳侍御漳浦人也言閩中二百餘載巡撫鮮克令終近

始一二兎全蓋專與馬夫比者夫目前推知卽後來臺省今日萋菲卽他年罪案故閣撥之劣轉年例閣撫之肙濫京堂皆倪于是禍不獨有司受也馬夫之害較山東窩訪造訪賣訪買訪更毒非口筆所能禁也禁有禁術豈情面庸夫所能展乎

撫按會稿舊例也然通同罔上豈設官之初意乎卽特設一員足矣何必兼設乎至于閩中

賢否不過照馬夫報单塡寫無纎毫異同以故
海澄令譚世講乘機陷害龍溪令傅㮯撫按幾
墮其術中而尹亦因是兩遭駁也不然以尹之
聽斷公明操守潔白卽拙于媚上官何至令下
惠多我一黜也咦

張說家有教授書生逼其侍兒說初聞欲窮治
之旣而奇其言釋之卽以侍兒贈之後說爲姚
崇所構幾成寃獄竟賴書生策獲免盖用說所

寶夜明簾潛獻九公主附以手札數行求緩頰于玄宗也玄宗在青宮時與說有舊故書生勸主以此動之而帝怒立解此與袁盎侍兒事同而受報酬恩亦同凡人能于盛怒處轉念不惟克己之學亦結客之術也

近時無賴惡少年輒以贈妾贈媵作豪舉事此餌也即不然亦棄置之姬無所歸依又未可轉售而爲是以博名高者也即不然或色衰貌寖

所值無幾如谷董家裔其價而徐取償者也酸士酸紳不可爲其所愚

群臣所以不稱職者其病安在在不器使不久任六部衙門周流環轉夫孔子有言惟君子能不器耳今天下讀書者豈人人君子乎觀政未半載而即轉外吏多者四年少者一二年無不遷者民情土俗畧稍相習即便離任豈能見長愚意初授官時商度其才品與何職相宜而後

授之既服官後每三年考察加銜加級一次九
載滿考方擢他曹如此或庶幾乎
閣臣所以祿祿者其病安在自胡惟庸謀逆後
祖訓云有敢再言設立丞相者斬丞相既廢固
無莽卓操懿之奸亦無蕭曹邴魏之績漢唐宋
入相者每出爲太守爲有司者復進居輔弼以
故民瘼國恤罔不燭照而相業光也　世廟時
張孚敬徐階等悉從外臣入閣眞　神聖妙用

哉若此套不破虜患何日得息可爲浩嘆者此也

天地間蠢氣多靈氣少賤氣多貴氣少凡絕類超群之傑其見解議論行藏與庸俗氷炭之不相入故古人曰高才而無貴仕言才高者官未必尊顯也夫豈惟不尊顯且遭貶斥焉柳下惠聖人也不免三黜令尹子文忠臣也不免三已况次焉者乎以故人主不得其用劉基之功久

已埋没至嘉靖間始襲伯爵王守仁之功久已埋没至隆慶間始襲伯爵縱日久論定公議難掩然儘足灰忠義之心短豪傑之氣矣

國家開科取士如漁者設網中百人而得二三賢者則此榜為不虚矣倘盡碌碌貪鄙則

朝廷用一官受一官之損百姓逢一官受一官之害如會榜中于謙王守仁鄉榜中海銳可得多哉必欲使賢者在位俊傑登庸非復徵聘之典

斷不能得好官也

科目讀聖賢書如何倒比凡民不良蓋自六歲孩童初破蒙上學時父母兄嫂即勉勵云汝長大做官封親廕子買田置莊有錢有勢百般榮耀並不曾以忠君愛國爲訓並不曾以積德脩名爲教並不曾以清廉仁恕爲言下之人所以應科目者如此自考儒童做秀才補廩選貢中舉人中進士全憑八股時文與夫陳腐論策以

爲去取高下並不核其生平孝友何如廉財何如謀事之智何如任事之膽何如上之人所以待科目者又如此夫幼年以富貴利達立志壯年肯翻然改圖以帝臣王佐自期許乎入彀之初原以文字拔服官之後頻以操守心術事業繩從古用人有是法乎即有之反屬異數不可爲常故進賢冠下賢豪絕少吾亦斯文故能形容真切如是若他途發此論則爲忌嫉語矣

或問徵聘之典漢唐宋行之最爲得人不知于
祖制相合否乎答曰洪武間大學士宋濂王禕
方正學俱由布衣徵聘大學士劉三吾由薦舉
徵召永樂間太師楊士奇少師儀智俱由布衣
薦舉徵召宣德間冢宰郭璡由太學生出身少
保陳洽罵賊死難于交阯由布衣薦舉並不從
科目起家也即嘉靖間待詔文徵明亦由布衣
徵聘今久不行矣欲遵　祖制須復徵聘之典

太平可立致也虞五臣漢三傑出何科目孔孟是何年進士此言足破千古之惑

世不乏盜名之士徵聘得無倖乎然與其負忤逆也寧僞割股耳欲破情面絶夤緣須復大臣薦舉之例古人有行之而見效者蕭何薦韓信狄仁傑薦張柬之最初鮑叔牙薦管仲皆功勲震世垂諸不朽但今之大臣逈非昔比不憑貨賂薦即憑耳目薦矣在野豈無韓信等倫在

朝實無蕭何流輩所謂惟賢知賢惟聖知聖也以故雲龍風虎無從合會譬兩家婚姻不得冰人月老豈能成美古詩云仕宦無良媒正嘆恨此也縱以大臣所薦之賢否定大臣之黜陟但能禁其不公而不能勵其不明一則薰蕕異器庸劣鄙夫之前豪傑恥與往還一則肉眼凡目豪傑在前交臂相失以故今之大臣豈但不能如古之蕭狄汲引奇才即欲如　本朝宋濂輩

故事亦不可得矣
或問薦舉之典今旣不可望于大臣則下此而汲引者愈不可信矣　朝廷何所憑據而徵聘乎豈如先聖寄耳目于夢卜乎更渺茫矣答曰今日之大臣卽昔日之羣臣也安知目前之群臣非將來之大臣乎則培植預養有吃緊把要處在選庶吉士與選科道官二者最當加意
神廟壬辰以前尚有公道近日全憑賄賂雖有

才士雖有清官而無錢布置不得在此三衙門
夫世間男子畧有些〻人氣者誰肯將錢買官此
等在仕術資陞轉有何好念為　國為民有何
好事福　國庇民譬如王戎所鑽李核其種雖
美望其發芽成樹安可得哉況此輩以隻身到
都[illegible]赴考選舘職者皆貧士也其鑽刺資財悉
借京債營運赴考選科道者大半貪巧有司也
其鑽刺資財悉地方百姓膏血彼此竭力幹辦

謀得美官在手一旦得志逐漸取償即十倍百倍其息猶未滿意如此則民何以支而 國何以堪乎以故 朝廷百姓不但罕受其益而反大受其損今欲痛革此弊莫若 皇上自操權自考選依古人身言書判以定去取若少假閣部以權分閣進 呈則廉拙者何由達 御覽乎所謂清其源也清源則流漸挽將來不萌取償之念而民有幸矣此培植群臣預養為他日

大臣地者從此試其才智試其膽量試其操守與忠義灼灼有據而天下豪傑景慕其風彼亦廣于搜羅爲國得人如此等樣大臣方無愧房杜姚宋方無忝韓范傅歐方可薦舉人才以備徵聘然計期亦得十年非旦夕可辦此治亂之大關也

後學張素觴客甫較

沈氏日旦卷十二終

序日旦後

沈幼宰名長卿更名邂別

號厌菴浙之錢唐人也為

侍御襟江公子家饒墳典

丘索之藏身羅骨肉情倫之變以孝廉筮仕閩永定令未幾時當路有意齮齕之僦居秣陵十餘載而卒

卒之歲崇禎壬申仲春二日也予是月劇病幾死迺病者不死而公竟不病而死豈角哀伯桃之情深誼

重而公曾以心許友死耶

每嘆公居恒曰凡人精神

各有所寄寄奕寄飲寄歌

舞寄骨董寄山水寄一切

齷齪子毋少壯鍾情老死
不休無一日得歡無一旦
得暇而一日一旦之頃殟
先朝露則精神風雅奄忽

不可問矣吾何如抽心靈
所本有者日日寄之筆載
迄無盡藏乎旣刻弋灧兩
說左燈詩綿膾炙海內學

士大夫之口而於其易簀時以日旦一編屬子滋瀫曰張泠石病愈必撫棺憑吊畢必先出是編以授之

予且拜且哭且哭且讀如
嗷哀家梨如馳千里坂如
紫陽之石靈鷲之峯雲居
之松玉泉之水聚為一區

痛快不可言獻替激揚慷慨不可言雖幼穉今日修文地下而陶物振俗之功千古足多矣日旦分十二

卷其義何居昔許子將好
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
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
評焉日旦祖其意而識深

藻徵也已刻十卷予爲之

續二卷於後

崇禎七年甲戌壯月十日

雲間友弟張昂之頓首

撰

後學張𣸣之頓首書